

亲近老树

高洪波

好老的树,老榆树;
好粗的树,粗榆树。

这方土地上的圣树、神树、古树,曾为康熙大帝遮阴避雨的护驾树,嘎达梅林歇过凉、麦新烈士驻过足,拴过“胡子”的烈马,挡过“老毛子”的战车。总之,这棵硕大无朋、直径两米的老榆树,现在被我拥抱住,我以耳倾听它的心音,用巴掌摩挲它粗糙的树皮,我感到自己贴近老榆树的同时,也贴近了故乡的土地、父老乡亲,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代祖先。

大榆树在内蒙古开鲁县城西北三十公里处。我是开鲁人,但只可惜长到十三岁就随家迁移,故从小耳闻大榆树,却从无机会见过。今天借故乡一位蒙古族军旅作家一部长篇小说研讨会的机会,我专程拜谒大榆树。大榆树已拥有了一处院落,名“古榆园”。沿台阶而上,大树的断干直挺挺兀立在空中,像一方柱形的木印,风掠过,印文想必是盖在风中、云中;另有几枝树干虬龙爪般伸展,在天空中腾挪,似在攫取、捕捉着什么。这大树的雄姿让我猛然想起江西南昌青云浦,那是名画家八大山人故居,故居有一株古樟树,与这古榆何其相似乃尔!大概自然界中的树木,一旦“百年树木”之后,可能都具有了这种神韵、灵性和威慑力。

草原的晌午,阳光灿烂若金,金色的阳光射入老榆树的叶隙,地面上盘起闪烁不定的光线,土地是金黄的,阳光是金黄的,树叶也显现出金黄,在这种寂静的金黄中感悟老树,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幽静。

便遐想数百年前此地,想必是水草肥美,榆树成林,一旦有人类的足迹踏上,老榆树的伙伴们想必一株接一株献身,最后留下这最粗壮、最威严的一株,作为榆树家族最后一名代表,它同时也代表着拓荒的历史,挺立下来。再往后,它成了一株神树,受到远近乡民的膜拜,在乡民的神树崇拜情结中,未尝没有怀念、崇拜自己拓荒者祖先的意蕴。

成了神的大榆树,是因神而大还是因大变神的?二者的因果关系不甚了了。可大榆树的确又大又神奇,方圆几十甚至几百平方公里的地面上,它是独一份!

开鲁县是相对年轻的城市,满打满算不过八十几岁。开鲁的先民,来自河北、山东一带,有一个字的发音可以印证这种地域关系,不久前河北涞源有朋友来,听他们把“钢笔”一律称为“钢北”,“笔”“北”不分,恰是我故乡的典型方言。告别大树,我悄悄折下几枚嫩叶,夹带回北京,算是对自己老榆树的一点纪念。途中我追忆自己的根,记得父亲总说老家在“兰州府”,初之以为在甘肃,此番从老榆树下告别,头脑中猛然灵光一现:兰州府者,乃河北涞州府也。故乡发音,一贯“兰”“涞”不分,这一下明白了自己与河北涞县高家的血缘关系,敢情是冀东人,禁不住得意起来。

若不拜谒老榆树,我肯定还在琢磨自己与甘肃的关系!细想当年甘肃人怎么会闯关东到科尔沁草原谋生?山路阻隔,几无可能。河北涞州人则得地利之便,一日出山海关,三五天便到草甸子,太容易不过了。

有机会到涞县,没准还真能寻到根。回到北京,首要的事是将此行拜谒大榆树的感触向父母大人禀报。听说我是平生首次见到大榆树,我母亲淡淡一笑,说你早就去过大榆树,非但去过,还住了一年。再细问,才知道我不到一周岁时,母亲身为农村工作队成员,在大榆树镇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。如此说来,我早在几十年前就享受过老树的荫护,没准还吃过它那香甜的榆钱呢!

茫然中夹杂着愕然,作为短暂的生命个体,在古树面前的渺小感顿时充斥我的身心。儿时的记忆一片空白,但大榆树一定记得我,记得那牙牙学语、蹒跚学步的婴孩……

本以为初相逢,却竟是老相识。荒诞中便具有了极现实的意象。亲近老树,一如亲近历史和岁月。故乡的大榆树,愿您枝叶繁茂,永葆葱郁的青春。

踏着晨曦,我和爱人赶到出游集合地,登上旅游大巴,按导游指定的编号就座。

有两个并排同座的游客贪图舒适,把两张座位上的椅背分别往后推到约140°仰面躺下,造成前排与后排的空间距离狭窄。后排游客难以入座,要求他们收起靠背,却遭无礼拒绝。前排与后排的游客发生口角乃至互殴,令人扫兴。

由此我想起第一次旅游的经历。在旅游大巴上,与笔者隔一条走廊的对面两个座位上,坐的是一对耄耋农民夫妇。老农在座位上打瞌睡,椅背渐渐失控后仰变成一张躺椅,逼近后座。后排游客感到压抑,于是要求前排的老农把靠背往前收。老农猛醒过来,发现

上海又渡过了一个春天。似乎,标题有错误。“度”过,还是“渡”过?严谨来说,对于时间,当然是度过;但对于空间,又应是渡过。那么对于上海——海是需要渡过的,上海恰有汇聚天下的浩荡之水,无论长江口、黄浦江,抑或苏州河,都是需要渡过的。

我曾经在春天做过一个梦——我回到了童年生活过的房子,那是外滩背后江西中路的一幢古老大楼。近在咫尺的苏州河突然涨潮,汹涌的河水漫过堤坝,迅速淹没了街道和楼房,直接入侵到我的房间。我狼狈地坐上一只陶瓷浴缸,当作诺亚方舟,漂浮在洪水肆虐的马路上,方才渡过这场劫难。那年我二十二岁,这个梦写成一个短篇小说《苏州河》。

那一年,我还读了艾略特的《荒原》,开头有一句“四月是残忍的”。我不明白,为何残忍?明明是春日迟迟,斜阳草树,满座白衣胜雪。枯瘦了一整个冬天的悬铃木,就是法国梧桐,也纷纷抽了嫩芽,麻雀黄鹂,枝头蹦跶,鸣叫嬉闹。

学校举办绍兴周,那天夜里,我进入相辉堂时,舞台上越剧《梁祝》的剧情已经是《楼台会》了。观众座无虚席,我只好坐在走道台阶上。我的前面也有几位学生模样的观众坐着。

舞台上,此时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终于到了畅快淋漓地相互倾诉真情的时候。尽管,这是带着悲凄的哭声的倾诉。“贤妹妹我想你……”越剧名家吴凤花、陈飞以范派传唱腔艺术魅力的深情表演,马上把我带入剧情。

坐在走道上,感觉有点冷。我仿佛回到当年在村里冒雪看越剧的情景。穿着父亲的蓑衣,踩着脚下的积雪,被台上的越剧吸引。珍珠塔,大堂相会,倪凤煽茶,蛟龙扇,贫困或者落难的书生,经历波折之后,终于考取功名,而且与心爱的女子结成良缘……舞台上,剧情是《化蝶》,在经典的梁祝音乐和翩跹曼舞中得到释放。梁祝爱情在化蝶后永生,这是中国戏曲艺术魅力所在。

在复旦校园,我曾经看过几次越剧。2001年



是控制椅背角度的按钮坏了,为了不妨碍后座游客休息,有效控制椅背不再往后仰,他不让身体与椅背接触……

我一觉醒来发现,老农身上戴着紧绷的安全带,上身保持前倾,以使与椅背分开一点距离。我好奇地模仿其坐姿,尝试几次后发现身体极不舒服。

老农还拒绝身旁老太太的提议:互换座位轮休。旅游大巴行驶两个多小时后,进入高速公路服务区,老农才默默地下车小憩。返程途中,为了继续防止失灵的椅背后仰,老农依然身上紧绷安全带,保持身体不靠椅背数小时。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。处理一个椅背过度后仰的小小动作,彰显出人们在道德修养上的差距。

闹。小时光,外公带我沿了苏州河去中山公园后门,进去可见一棵悬铃木王,就是法国梧桐。听讲这一棵悬铃木王,乃是上海所有法国梧桐的老祖宗,十九世纪从欧洲移栽而来,陪伴此城度过漫漫岁月——在此我用“度”过,至今依旧头戴王冠,脚踏王座,秋天落英缤纷,冬日白骨嶙峋,春天化作一片森林,每一根细枝上都要挂一串毛栗子,一颗颗炸裂开来,金黄细毛飞舞,掀起迷你型的沙尘暴。这是上海的春天。

要是运道好,赶了清明前后,踏过青青翻翻的油菜花,腰眼角落的南湖乡下,你可望见一座孤零零的宝塔。一千年前的灰色砖头砌成八角形,一层层堆叠上天。某年台风吹落塔刹,只剩一根倾斜的塔身。唐朝跟宋朝的年代,苏州河还叫吴淞江,水面辽阔直通长江口,青龙塔是商船出海的航标,可以横渡东海去日本,也能去遥远的马六甲海峡。经过年复一年的季节轮换,在吴淞江泥沙俱下,城镇夷为寂静的田野,港口搬到黄浦江中,如今已远在海上的小岛。唯独此地,日日夜夜,年复一年,不增不减,不生不灭,一只孤单的斑鸠,停在塔身上横出的一截木头上,俯瞰塔座下伸直了头颈的你。这也是上海的春天。我曾经在春天闭户不出,重读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,凭窗眺望苏州河的一汪春水,仿佛佛卡塔赫纳古老海港的落落寡欢,马格达莱纳河上永不停歇的轮船,阿里萨与费尔明娜……我才明白艾略特在《荒原》上说“四月是残忍的/紫丁香花从死亡之地破土而出”。时光本身是残忍的。1998年戛纳棕榈大奖,颁给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的《永恒和一日》——有个老诗人在生命尽头探寻人生

夏天,在复旦工会小礼堂听过越剧大师袁雪芬先生的讲座。据《袁雪芬自述》书中图片,1992年袁雪芬来复旦与学生交流,教室黑板上粉笔字“航船驶向何方——袁雪芬与大学生谈人生”。可惜我没有参加。2016年,在复旦工会小礼堂观看过徐标新的《珍珠塔》、王清的《红楼梦》、郭茜云的《花中君子》等折子戏演出。

而最早的一次是1985年3月22日,我在3108教室见到了越剧大师尹桂芳先生。那天晚上的教室里,除了坐满、站满,两侧的窗口,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。那个时节天气还是冷的,穿着冬装,可那天夜里3108教室内外却却热爱尹派的师生拥挤得春意盎然、热气氤氲。尹桂芳和

尹小芳、连波、赵志刚来到3108教室,受到复旦师生的热烈欢迎。连波老师介绍了越剧尹派的唱腔特色。尹小芳老师唱了《浪荡子·叹钟点》。十几分钟,100多句清板唱词,正是这段《叹钟点》在1979年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会上成功演出,成为尹派迎来新生的一个标志。承上

“读万卷书,不如行万里路”,这是一句听得耳朵起茧子的老话,却是真正的至理名言。五月初,参加上海作协组织的第二季行走课堂,主题是“融合江南文化、赓续中华文明”。作家,大抵是文人,自然离不开“笔墨纸砚”这文房四宝。

于是,顺理成章,我们这次行走课堂的授课地,就选择了“宣纸”“徽墨”“歙砚”这三样宝贝的家乡安徽——吴头楚尾之地,“江南”概念的一块重要拼图。“江南文化”,于常人印象中,或许是“诗酒江湖”,或许是“杏花春雨”,又或许是“碧水乌篷”,甚或是蒙蒙细雨中,小巷里梳着大辫子、撑着油纸伞、带着浑身栀子花香擦肩而过的大姑娘。以上种种,曾经也是我在创作时,文字里铭刻的,对江南最浅显的印象。

此次游学,于宣城、安庆、桐城、歙县四地逐次游历而过,所见所闻,引人深思,让我更真切地、更接地气地去学习和探索“文化”这个概念。在宣纸作坊“淅淅沥沥”的板压滴水声中,在徽墨车间“吡吡当当”的模具敲击声中,在歙砚工场“咔嚓咔嚓”的打磨声中,我很认真地思考,为何是在这一块土地上?为何是这样一群人?

那纸,光洁柔韧,寿可

意义的最后一日。明天会持续多久?明天是一瞬,当你睁开眼晴,明天就已溜走。明天也可能是永恒,无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?无数个明天扑面而来。花开花谢,日落月沉,上海就在此地,春天也在此刻。我们同在此地此刻,彼此渴望,彼此欢喜,彼此怨恨,彼此无话可说,各自纷纷老去,各自化为腐朽。这是永恒,也是一日。

又要渡过一个上海的春天了——请原谅我还是用“渡”过。渡过一条温良的苏州河,就像渡过一根老早的晾衣杆、白床单、棉花毯,被太阳晒得像甜香的烤麸,被春风吹得像白鸽的翅膀,从一双双眼乌珠里头,慢慢交拉起来,串起来、绞起来,惬意起来。艾略特的《荒原》发表于1922年,十二年后,远在中国有一位美丽的女性林徽因,她也写了一首关于春天的诗,结尾是这样的:“你是爱,是暖,是希望,你是人间的四月天!”



尹小芳老师成为越剧尹派艺术传承发展的功勋。那时候赵志刚作为越剧尹派小生已经颇有名气了,面对复旦师生观众的热烈要求,唱得最多,观众也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时光流转,岁月匆匆,我第一次在复旦校园看越剧将近40年。期待尹派越剧再次来到3108教

室。王君安曾经多次在北京大学传播越剧;去年下半年浙江小百花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,尹派小生陈丽君成为了视频热点。如果届时茅威涛、陈丽君等也能来复旦,那将是见证40多年来越剧尹派传承发展的一次盛典;也期待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进大学校园。

于行走中,触摸文化

血 红

于桐城博物馆,看着那些华丽兼有古朴,来自数千年前的青铜器,那雕、那簠、那剑、那戈,还有那些精工雕琢、费时费工的玉器,那些色调典雅、造型精美的瓷器,还有那些书、那些字、那些画,那些承载了浓郁民俗气息的藏物。眼前就似乎闪过一幅幅画面,在那山水之间,先民们或呐喊、或奔跑,或哭泣、或欢笑,他们繁衍生息,历遍了悲欢离合,饱尝了喜怒哀乐,始终不忘“耕读传家”。

数日课堂行程,安排极紧,鞍马劳顿,对于我们这些常年囿于书房的作者而言,委实有些不堪劳累。奔波之余,唯有美食,方可告慰一二。

于是乎,几乎每一顿饭,都遭遇了一条臭鳊鱼,嗅到了那奇异的浓郁香气,尝到了那极致的甘香鲜美。和当地的作家老师交流,老师玩笑说,“此地古人,都竭力读书,



以求出人头地;若是人至中年而读书无成,则离家行商”。在行商途中,有携带的鲜鱼变臭变质,商人勤俭,不舍丢弃,以各种滋味浓郁的调料烹饪之,居然得有奇味,这就是臭鳊鱼的由来。

眼前依稀又有画面闪过,在那山岭马道上,行商牵着驴马,背着行囊,顶着日头,冒着风雨,一路蹒跚而行。行囊中,一条鱼儿渐渐生出臭味,商人于营地休憩,面皮略带嫌弃,细嗅鱼身,犹豫再三,咬牙顿足,终是一锅炖之。依旧是那位作家老师说,“徽州之商人,大抵是读书人出身,自有一份情怀,一份义气,最终得成大家”。

那宣纸、那徽墨、那歙砚,这臭鳊鱼,都是一抹亮丽的“文化符号”。我们走出书房,走出那小小的写字间,走进这纸、墨、砚、鱼的家乡,踏在这一方土地上,面对面认识这土地上创造了这些符号的“文化主人”。我们观摩、学习、碰触、思考、剖析这些文化符号的根脉,让自己理解这些符号的过往历史,畅想这些符号未来的发展。我们寻根、探源,或许就能感同身受,体悟到这些文化的“真髓”,明白它们和其他地域不同文化的差别。

七夕会

沈舜安

七夕会

旅 游